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东周列国志

下

[明] 冯梦龙 [清] 蔡元放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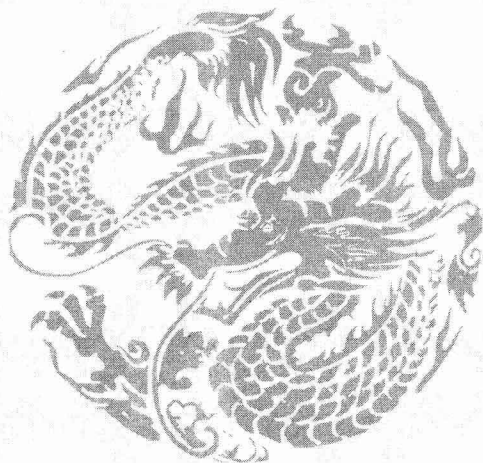
中

尊丛书

东周列国志

下

[明] 冯梦龙 [清] 蔡元放 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第七十六回

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

话说沈尹戌去后，吴楚夹汉水而军，相持数日。武城黑欲献媚于令尹，进言曰：“吴人舍舟从陆，违其所长，且又不识地理，司马已策其必败矣。今相持数日，不能渡江，其心已怠，宜速击之。”瓦之爱将史皇亦曰：“楚人爱令尹者少，爱司马者多，若司马引兵焚吴舟，塞隘道，则破吴之功，彼为第一也。令尹官高名重，屡次失利，今又以第一之功，让于司马，何以立于百僚之上？司马且代子为政矣。不如从武城将军之计，渡江决一胜负为上。”囊瓦惑其言，遂传令三军，俱渡汉水，至小别山列成阵势。

史皇出兵挑战，孙武使先锋夫概迎之。夫概选勇士三百人，俱用坚木为大棒，一遇楚兵，没头没脑乱打将去。楚兵从未见此军形，措手不迭^①，被吴兵乱打一阵，史皇大败而走。囊瓦曰：“子令我渡江，今才交兵便败，何面目来见我？”史皇曰：“战不斩将，攻不擒王，非兵家大勇。今吴王大寨扎在大别山之下，不如今夜出其不意，往劫之，以建大功。”囊瓦从之，遂挑选精兵万人，披挂衔枚，从间道杀出大别山后。诸军得令，依计而行。

却说孙武闻夫概初战得胜，众皆相贺。武曰：“囊瓦乃斗筲^②之辈，贪功侥幸，今史皇小挫，未有亏损，今夜必来掩袭大寨，不可不备。”乃令夫概专毅各引本部，伏于大别山之左右，但听号角为号，方许杀出；使唐、蔡二君，分两路接应。又令伍员引兵五千，抄出小别山，反劫囊瓦之寨，却使伯嚭接应。孙武又使公子山，保护吴王，移屯于汉阴山，以避冲突。大寨虚设旌旗，留老弱数百守之。

号令已毕，时当三鼓，囊瓦果引精兵，密从山后抄出。见大寨中寂然无备，发声喊，杀入军中，不见吴王，疑有埋伏，慌忙杀出。忽听得号角齐

① 不迭——不及。

② 斗筲——量器，斗容十升，筲容二升。比喻人才识短浅，器量狭小。

鸣，专毅夫概两军，左右突出夹攻，囊瓦且战且走，三停^①兵士，折了一停。才得走脱，又闻炮声大震，右有蔡侯，左有唐侯，两下截住。唐侯大叫：“还我肃霜马，免汝一死！”蔡侯又叫：“还我裘佩，饶汝一命！”囊瓦又羞又恼，又慌又怕。正在危急，却得武城黑引兵来，大杀一阵，救出囊瓦。

约行数里，一起守寨小军来报：“本营已被吴将伍员所劫，史将军大败，不知下落。”囊瓦心胆俱裂，引著败兵，连夜奔驰，直到柏举，方才驻足。良久，史皇亦引残兵来到，余兵渐集，复立营寨。囊瓦曰：“孙武用兵，果有机变！不如弃寨逃归，请兵复战。”史皇曰：“令尹率大兵拒吴，若弃寨而归，吴兵一渡汉江，长驱入郢，令尹之罪何逃？不如尽力一战，便死于阵上，也留个香名于后！”囊瓦正在踌躇，忽报：“楚王又遣一军来接应。”囊瓦出寨迎接，乃大将遽射也。射曰：“主上闻吴兵势大，恐令尹不能取胜，特遣小将带军一万，前来听命。”因问从前交战之事。囊瓦备细详述了一遍，面有惭色。遽射曰：“若从沈司马之言，何至如此。今日之计，惟有深沟高垒，勿与吴战，等待司马兵到，然后合击。”囊瓦曰：“某因轻兵劫寨，所以反被其劫。若两阵相当，楚兵岂遽^②弱于吴哉！今将军初到，乘此锐气，宜决一死敌。”遽射不从。遂与囊瓦各自立营，名虽互为犄角，相去有十余里。囊瓦自恃爵高位尊，不敬遽射；遽射又欺囊瓦无能，不为之下，两边各怀异意，不肯和同商议。

吴先锋夫概，探知楚将不和，乃入见吴王曰：“囊瓦贪而不仁，素失人心；遽射虽来赴援，不遵约束。三军皆无斗志，若迫而击之，可必全胜。”阖闾不许。夫概退曰：“君行其令，臣行其志，吾将独往，若幸破楚军，郢都可入也。”晨起，率本部兵五千，竟奔囊瓦之营。孙武闻之，争调伍员引兵接应。

却说夫概打入囊瓦大寨，瓦全不准备，营中大乱。武城黑舍命敌住。瓦不及乘车，步出寨后，左胛已中一箭，却得史皇率本部兵到，以车载之。谓瓦曰：“令尹可自方便，小将当死于此！”囊瓦卸下袍甲，乘车疾走，不敢回郢，竟奔郑国逃难去了。髡翁有诗云：

披裘佩玉驾名驹，只道千年住郢都。

① 停——将总量均分成几部分，其中一部分称一停。

② 遽——畏惧。

兵败一身逃难去，好教万口笑贪夫。

伍员兵到，史皇恐其追逐囊瓦，乃提戟引本部杀入吴军，左冲右突，杀死吴兵将二百余人。楚兵死伤，数亦相当。史皇身被重伤而死。武城黑战夫概不退，亦被夫概斩之。逵射之子逵延，闻前营有失，报知其父，欲提兵往救。逵射不许，自立营前弹压，令军中：“乱动者斩！”囊瓦败军皆归于逵射，点视尚有万余，合成一军，军势复振。逵射曰：“吴军乘胜掩①至，不可当也。及其未至，整队而行，退至郢都，再作区处②。”乃令大军拔寨都起，逵延先行，逵射亲自断后。

夫概探得逵射移营，尾其后追之，及于清发。楚兵方收集船只，将谋渡江。吴兵便欲上前奋击，夫概止之曰：“困兽犹斗，况人乎？若逼之太急，将致死力。不如暂且驻兵，待其半渡，然后击之。已渡者得免，未渡者争先，谁肯死斗？胜之必矣！”乃退二十里安营。中军孙武等俱到，闻夫概之言，人人称善。阖闾谓伍员曰：“寡人有弟如此，何患郢都不入。”伍员曰：“臣闻被离曾相夫概，言其毫毛倒生，必有背国叛主之事，虽则英勇，不可专任。”阖闾不以为然。

再说逵射闻吴兵来追，方欲列阵拒敌；又闻其复退，喜曰：“固知吴人怯，不敢穷追也。”乃下令五鼓饱食，一齐渡江。刚刚渡及十分之三，夫概兵到，楚军争渡大乱。逵射禁止不住，只得乘车疾走。军士未渡者，都随著主将乱窜。吴军从后掩杀，掠取旗鼓戈甲无数。孙武命唐、蔡二君各引本国军将，夺取渡江船只，沿江一路接应。逵射奔至雍澁③，将卒饥困，不能奔走。所喜追兵已远，暂且停留，埋锅造饭。饭才熟，吴兵又到，楚兵将不及下咽，弃食而走。留下现成熟饭，反与吴兵受用。吴兵饱食，复尽力追逐。

楚兵自相践踏，死者更多。逵射车蹶④，被夫概一戟刺死。其子逵延亦被吴兵围住，延奋勇冲突，不能得出。忽闻东北角喊声大振，逵延曰：“吴又有兵到，吾命休矣！”原来那枝兵，却是左司马沈尹戌行至新息，得襄

① 掩至——乘其不备而至。

② 区处——安排。

③ 澁(shì)。

④ 蹶(zhì)——跌倒。

瓦兵败之信，遂从旧路退回，却好在雍澨遇著吴兵围住遼延。戍遂将部下万人，分作三路杀入。夫概恃其屡胜，不以为意。忽见楚三路进兵，正不知多少军马，没抵敌一头处，遂解围而走。沈尹戌大杀一阵，吴兵死者千余人。沈尹戌正欲追杀，吴王阖闾大军已到，两下扎营相拒。

沈尹戌谓其家臣吴句卑曰：“令尹贪功，使吾计不遂，天也！今敌患已深，明日吾当决一死战。幸而胜，兵不及郢，楚国之福。万一战败，以首托汝，勿为吴人所得。”又谓遼延曰：“汝父已歿于敌，汝不可以再死，宜亟归，传语子西，为保郢计。”遼延下拜曰：“愿司马驱除东寇，早建大功！”垂泪而别。

明旦，两下列阵交锋。沈尹戌平昔抚士有方，军卒用命，无不尽力死斗。夫概虽勇，不能取胜，看看欲败。孙武引大军杀来，右有伍员蔡侯，左有伯嚭唐侯，强弓劲弩在前，短兵在后，直冲入楚军，杀得七零八落。戍死命杀出重围，身中数箭，僵卧车中，不能复战，乃呼吴句卑曰：“吾无用矣！汝可速取吾首，去见楚王！”句卑犹不忍。戍尽力大喝一声，遂瞑目不视。句卑不得已，用剑断其首，解裳裹而怀之，复掘土掩盖其尸，奔回郢都去了。吴兵遂长驱而进。史官有赞云：

楚谋不臧^①，贼贤升佞；伍族既捐，郤宗复尽。表表沈尹，一木支厦；操敌掌中，败于贪瓦。功隳^②身亡，凌霜暴日；天祐忠臣，归元^③于国。

话说遼延先归，见了昭王，哭诉囊瓦败奔，其父被杀之事。昭王大惊，急召子西子期等商议，再欲出军接应。随后吴句卑亦到，呈上沈尹戌之首，备述兵败之由：“皆因令尹不用司马之计，以至如此。”昭王痛哭曰：“孤不能早用司马，孤之罪也。”因大骂囊瓦：“误国奸臣，偷生于世，犬豕不食其肉！”句卑曰：“吴兵日逼，大王须早定保郢之计。”昭王一面召沈诸梁，领回父首，厚给葬具，封诸梁为叶公，一面议弃城西走。

子西号哭谏曰：“社稷陵寝，尽在郢都，王若弃去，不可复入矣。”昭王曰：“所恃江汉为险，今已失其险。吴师旦夕将至，安能束手受擒乎？”子期

① 臧(zāng)——善。

② 隳(huī)——毁坏。

③ 元——首，头。

奏曰：“城中壮丁，尚有数万，王可悉出宫中粟帛，激励将士，固守城堞。遣使四出，往汉东诸国，令合兵入援。吴人深入我境，粮饷不继，岂能久哉？”昭王曰：“吴因^① 粮于我，何患乏食？晋人一呼，顿胡皆往，吴兵东下，唐、蔡为导，楚之宇下，尽已离心，不可恃也。”子西又曰：“臣等悉师拒敌，战而不胜，走犹未晚。”昭王曰：“国家存亡，皆在二兄，当行则行，寡人不能与谋矣。”言罢，含泪入宫。

子西与子期计议，使大将斗巢，引兵五千，助守麦城，以防北路；大将宋木，引兵五千，助守纪南城，以防西北路；子西自引精兵一万，营于鲁沔江，以扼东渡之路；惟西路川江，南路湘江，俱是楚地，地方险远，非吴入楚之道，不必置备。子期督令王孙繇于、王孙圉、鍾建、申包胥等，在内巡城，十分严紧。

再说吴王阖闾聚集诸将，问入郢之期。伍员进曰：“楚虽屡败，然郢都全盛，且三城联络。未易拔也。西去鲁沔江，乃入楚之径路，必有重兵把守。必须从北打大宽转，分军为三：一军攻麦城；一军攻纪南城，大王率大军直捣郢都，彼疾雷不及掩耳，顾此失彼，二城若破，郢不守矣。”孙武曰：“子胥之计甚善！”乃使伍员同公子山引兵一万，蔡侯以本国之师助之，去攻麦城；孙武同夫概引兵一万，唐侯以本国之师助之，去攻纪南城；阖闾同伯嚭等，引大军攻郢城。

且说伍员东行数日，谍者报：“此去麦城，止一舍之远，有大将斗巢引兵守把。”员命屯住军马，换了微服，小卒二人跟随，步出营外，相度地形。来至一村，见村人方牵驴磨麦，其人以槌^② 击驴，驴走磨转，麦屑纷纷而下。员忽悟曰：“吾知所以破麦城矣！”当下回营，暗传号令：“每军士一名，要布袋一个，内皆盛土；又要草一束，明日五鼓交割。如无者斩！”至次日五更，又传一令：“每车要带乱石若干。如无者斩！”

比及天明，分军为二队：蔡侯率一队往麦城之东；公子乾率一队往麦城之西。吩咐各将所带石土草束，筑成小城，以当营垒。员身自规度，督率军士用力，须臾而就。东城狭长，以象驴形，名曰“驴城”；西城正圆，以象磨形，名曰“磨城”。蔡侯不解其意。员笑曰：“东驴西磨，何患‘麦’之不

① 因——取得。

② 槌——杖、棍棒。

下耶?”

斗巢在麦城闻知吴兵东西筑城,急忙引兵来争,谁知二城已立,屹如坚垒。斗巢先至东城,城上旌旗布满,铎^①声不绝。斗巢大怒,便欲攻城。只见辕门开处,一员少年将军引兵出战。斗巢问其姓名,答曰:“吾乃蔡侯少子姬乾也。”斗巢曰:“孺子非吾敌手!伍子胥安在?”姬乾曰:“已取汝麦城去矣!”斗巢愈怒,挺著长戟,直取姬乾。姬乾奋戈相迎,两下交锋,约二十余合。忽有哨马飞报:“今有吴兵攻打麦城,望将军速回!”斗巢恐巢穴有失,急鸣金收军,军伍已乱。姬乾乘势掩杀一阵,不敢穷追而返。

斗巢回至麦城,正遇伍员指挥军马围城。斗巢横戈拱手曰:“子胥别来无恙?足下先世之冤,皆由无极,今谗人已诛,足下无冤可报矣。宗国三世之恩,足下岂忘之乎?”员对曰:“吾先人有大功于楚,楚王不念,冤杀父兄,又欲绝吾之命,幸蒙天祐,得脱于难。怀之十九年,乃有今日,子如相谅,速速远避,勿撓^②吾锋,可以相全。”斗巢大骂:“背主之贼!避汝不算好汉。”便挺戟来战伍员,员亦持戟相迎。略战数合,伍员曰:“汝已疲劳,放汝入城,明日再战。”斗巢曰:“来日决个死敌!”两下各自收军。城上看见自家人马,开门接应入城去了。

至夜半,忽然城上发起喊来,报道:“吴兵已入城矣!”原来伍员军中多有楚国降卒,故意放斗巢入城,却教降卒数人,一样妆束,杂在楚兵队里混入,伏于僻处,夜半,于城上放下长索,吊上吴军。比及知觉,城上吴军已有百余,齐声呐喊,城外大军应之,守城军士乱窜,斗巢禁约不住,只得乘輶车出走。伍员也不追赶,得了麦城,遣人至吴王处报捷。潜渊有诗云:

西磨东驴下麦城,偶因触目得功成。

子胥智勇真无敌,立见荆蛮右臂倾!

话说孙武引兵过虎牙山,转入当阳阪,望见漳江在北,水势滔滔,纪南地势低下,西有赤湖,湖水通纪南及郢都城下。武看在肚里,心生一计,命军士屯于高阜之处。各备畚鍤,限一夜之间,要掘开深壕一道,引漳江之水,通于赤湖,却筑起长堤,坝住江水。那水进无所泄,平地高起二三丈,又遇冬月,西风大发,即时灌入纪南城中。守将宋木,只道江涨,驱城中百

① 铎——大铃。

② 撓——触犯。

姓奔郢都避水。那水势浩大，连郢都城下，一望如江湖了。孙武使人于山上砍竹造筏，吴军乘筏薄城。

城中方知此水乃吴人决漳江所致，众心惶惧，各自逃生。楚王知郢都难守，急使箴尹固具舟西门，取其爱妹季半，一同登舟。子期在城上，正欲督率军士捍水，闻楚王已行，只得同百官出城保驾，单单走出一身，不复顾其家室矣。郢都无主，不攻自破。史官有诗云：

虎踞方城阻汉川，吴兵迅扫若飞烟。

忠良弃尽谗贪售，不怕隆城高入天。

孙武遂奉阖闾入郢都城，即使人掘开水坝，放水归江，合兵以守四郊。伍员亦自麦城来见。阖闾升楚王之殿，百官拜贺已毕，然后，唐、蔡二君亦入朝致词称庆。阖闾大喜，置酒高会。是晚，阖闾宿于楚王之宫，左右得楚王夫人以进。阖闾欲使侍寝，意犹未决。伍员曰：“国尚有之，况其妻乎？”王乃留宿，淫其妾媵殆遍。左右或言：“楚王之母伯嬴，乃太子建之妻，平王以其美而夺之，今其齿尚少，色未衰也。”阖闾心动，使人召之，伯嬴不出。阖闾怒，命左右：“牵来见寡人。”伯嬴闭户，以剑击户而言曰：“妾闻诸侯者，一国之教也。礼，男女居不同席，食不共器，所以示别。今君王弃其表仪，以淫乱闻于国人，未亡人宁伏剑而死，不敢承命。”阖闾大惭，乃谢曰：“寡人敬慕夫人，愿识颜色，敢及乱乎？夫人休矣。”使其旧侍为之守户，诫从人不得妄入。

伍员求楚昭王不得，乃使孙武伯嚭等，亦分据诸大夫之室，淫其妻妾以辱之。唐侯、蔡侯同公子山往搜囊瓦之家，裘佩尚依然在笥^①，肃霜马亦在厩中，二君各取其物，俱转献于吴王。其他宝货金帛，充牣^②室中，恣左右运取，狼藉道路。囊瓦一生贪贿。何曾受用？

公子山欲取囊瓦夫人，夫概至，逐山而自取之。是时君臣宣淫，男女无别，郢都城中，几于兽群而禽聚矣。髡翁有诗云：

行淫不避楚君臣，但快私心渎大伦。

只有伯嬴持晚节，清风一线未亡人。

伍员言于吴王，欲将楚宗庙尽行拆毁。孙武进曰：“兵以义动，方为有

① 笥(sì)——方形盛物竹器。

② 牣(rèn)——盈满。

名。平王废太子建而立秦女之子，任用谗贪，内戮忠良，而外行暴于诸侯，是以吴得至此。今楚都已破，宜召太子建之子半胜，立之为君，使主宗庙，以更昭王之位。楚人怜故太子无辜，必然相安，而胜怀吴德，世世贡献不绝。王虽赦楚，犹得楚也。如此，则名实俱全矣！”阖闾贪于灭楚，遂不听孙武之言，乃焚毁其宗庙。唐、蔡二君各辞归本国去讫。

阖闾复置酒章华之台，大宴群臣，乐工奏乐，群臣皆喜，惟伍员痛哭不已。阖闾曰：“卿报楚之志已酬矣，又何悲乎？”员含泪而对曰：“平王已死，楚王复逃，臣父兄之仇，尚未报万分之一也。”阖闾曰：“卿欲何如？”员对曰：“乞大王许臣掘平王之冢墓，开棺斩首，方可泄臣之恨。”阖闾曰：“卿为德于寡人多矣，寡人何爱于枯骨，不以慰卿之私耶？”遂许之。

伍员访知平王之墓，在东门外地方室丙庄寥台湖，乃引本部兵往。但见平原衰草，湖水茫茫，并不知墓之所在。使人四下搜觅，亦无踪影。伍员乃捶胸向天而号曰：“天乎，天乎！”不令我报父兄之怨乎？忽有老父至前，揖而问曰：“将军欲得平王之冢何故？”员曰：“平王弃子夺媳，杀忠任佞，灭吾宗族，吾生不能加兵其颈，死亦当戮其尸，以报父兄于地下。”老父曰：“平王自知多怨，恐人发掘其墓，故葬于湖中。将军必欲得棺，须涸湖水而求之，乃可见也。”因登寥台，指示其处。员使善没之士，入水求之，于台东果得石椁。乃令军士各负沙一囊，堆积墓旁，壅住流水；然后凿开石椁，得一棺甚重，发之，内惟衣冠及精铁数百斤而已。老叟曰：“此疑棺也，真棺尚在其下。”更去石板下层，果然有一棺。员令毁棺，拽出其尸，验之，果楚平王之身也。用水银殓过，肌肉不变。员一见其尸，怨气冲天，手持九节铜鞭，鞭之三百，肉烂骨折。于是左足践其腹，右手抉^①其目，数之曰：“汝生时枉有目珠，不辨忠佞，听信谗言，杀吾父兄，岂不冤哉！”遂断平王之头，毁其衣衾棺木，同骸骨弃于原野。髯翁有赞云：

怨不可积，冤不可极。极冤无君长，积怨无存歿。匹夫逃死，僇及朽骨。泪血洒鞭，怨气昏日。孝意夺忠，家仇及国。烈哉子胥，千古犹为之饮泣！

伍员既挞平王之尸，问老叟曰：“子何以知平王葬处及其棺木之诈？”老叟曰：“吾非他人，乃石工也。昔平王令吾石工五十余人，砌造疑冢，恐

① 抉——挖。

吾等泄漏其机，豕成之后，将诸工尽杀豕内，独老汉私逃得免。今日感将军孝心诚切，特来指明，亦为五十余冤鬼，稍偿其恨耳。”员乃取金帛厚酬老叟而去。

再说楚昭王乘舟西涉沮水，又转而南渡大江，入于云中。有草寇数百人，夜劫昭王之舟，以戈击昭王。时王孙繇于在旁，以背蔽王，大喝曰：“此楚王也，汝欲何为？”言未毕，戈中其肩，流血及踵^①，昏倒于地。寇曰：“吾辈但知有财帛，不知有王！且令尹大臣，尚且贪贿，况小民乎？”乃大搜舟中金帛宝货之类。箴尹固急扶昭王登岸避之。昭王呼曰：“谁为我护持爱妹，勿令有伤！”下大夫钟建背负季半，以从王于岸。回顾群盗放火焚舟，乃夜走数里。

至明旦，子期同宋木、斗辛、斗巢陆续踪迹而至。斗辛曰：“臣家在郢，去此不及四十里，吾王且勉强到彼，再作区处。”少顷，王孙繇于亦至，昭王惊问曰：“子负重伤，何以得免？”繇于曰：“臣负痛不能起，火及臣身，忽若有人推臣上岸，昏迷中闻其语曰：‘吾乃楚之故令尹孙叔敖也。传语吾王，吴师不久自退，社稷绵远。’因以药敷臣之肩，醒来时血止痛定，故能及此。”昭王曰：“孙叔产于云中，其灵不泯。”相与嗟叹不已。斗巢出干糒^②同食，箴尹固解匏瓢汲水以进。

昭王使斗辛觅舟于成臼之津，辛望见一舟东来，载有妻小，察之，乃大夫蓝尹亹^③也。辛呼曰：“王在此，可以载之。”蓝尹亹曰：“亡国之君，吾何载焉！”竟去不顾。斗辛伺候良久，复得渔舟，解衣以授之，才肯舡^④舟拢岸。王遂与季半同渡，得达郢邑。斗辛之仲弟斗怀，闻王至出迎。辛令治饌。

斗怀进食，屡以目视昭王。斗辛疑之，乃与季弟巢亲侍王寝。至夜半，闻淬^⑤刀声，斗辛开门出看，乃斗怀也，手执霜刃，怒气勃勃。辛曰：

① 踵(zhǒng)——脚。

② 糒(bèi)——干饭。

③ 亹(mán)。

④ 舡(yǐ)——船拢岸。

⑤ 淬(cuì)——把铸件烧红，浸入水中使其坚硬。

“弟淬刃欲何为乎？”怀曰：“欲弑王耳！”辛曰：“汝何故生此逆心？”怀曰：“昔吾父忠于平王，平王听费无极谗言而杀之。平王杀我父，我杀平王之子，以报其仇，有何不可。”辛怒骂曰：“君犹天也，天降祸于人，人敢仇乎？”怀曰：“王在国，则为君，今失国，则为仇，见仇不杀，非人也。”辛曰：“古者，怨不及嗣。王又悔前人之失，录用我兄弟，今乘其危而弑之，天理不容。汝若萌此意，吾先斩汝！”斗怀挟刃出门而去，恨恨不已。

昭王闻户外叱喝之声，披衣起窃听，备闻其故，遂不肯留郢。斗辛斗巢与子期商议，遂奉王北奔随国。

却说子西在鲁湫江把守，闻郢都已破，昭王出奔，恐国人遣散，乃服王服，乘王舆，自称楚王，立国于脾泄，以安人心。百姓避吴乱者，依之以居。已而闻王在随，晓谕百姓，使知王之所在，然后至随，与王相从。

伍员终以不得楚昭王为恨，言于阖闾曰：“楚王未得，楚未可灭也。臣愿率一军西渡，踪迹昏君，执之以归。”阖闾许之。伍员一路追寻，闻楚王在随，竟往随国，致书随君，要索取楚王。毕竟楚王如何得免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

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

话说伍员屯兵于随国之南鄙^①，使人致书于随侯，书中大约言：“周之子孙，在汉川者，被楚吞噬殆尽。今天祐吴国，问罪于楚君。若出楚轸，与吴为好，汉阳之田，尽归于君，寡君与君世为兄弟，同事周室。”随侯看毕，集群臣计议。楚臣子期，面貌与昭王相似，言于随侯曰：“事急矣！我伪为王而以我出献，王乃可免也。”随侯使太史卜其吉凶，太史献繇曰：

平必陂^②，往必复。故勿弃，新勿欲。西邻为虎，东邻为肉。随侯曰：“楚故而吴新，鬼神示我矣。”乃使人辞伍员曰：“敝邑依楚为国，世有盟誓。楚君若下辱，不敢不纳。然今已他徙矣，唯将军察之！”

伍员以囊瓦在郑，疑昭王亦奔郑，且郑人杀太子建，仇亦未报，遂移兵伐郑，围其郊。时郑贤臣游吉新卒，郑定公大惧，归咎囊瓦，瓦自杀。郑伯献瓦尸于吴军，说明楚王实未至郑。吴师犹不肯退，必欲灭郑，以报太子之仇。诸大夫请背城一战，以决存亡。郑伯曰：“郑之士马孰若楚？楚且破，况于郑乎？”乃出令于国中曰：“有能退吴军者，寡人愿与分国而治。”悬令三日。

时鄂渚渔丈人之子，因避兵亦逃在郑城之中，闻吴国用伍员为主将，乃求见郑君，自言：“能退吴军。”郑定公曰：“卿退吴兵，用车徒几何？”对曰：“臣不用一寸之兵，一斗之粮，只要与臣一桡^③，行歌道中，吴兵便退。”郑伯不信，然一时无策，只得使左右以一桡授之：“果能退吴，不吝上赏。”渔丈人之子，缒城而下，直入吴军，于营前叩桡而歌曰：

芦中人！芦中人！腰间宝剑七星文，不记渡江时，麦饭鲍鱼羹？

军士拘之，来见伍员。其人歌“芦中人”如故。员下席惊问曰：“足下是何人？”举桡而对曰：“将军不见吾手中所操乎？吾乃鄂渚渔丈人之子

① 鄙——偏远之地。

② 陂(bì)——倾斜。

③ 桡(ráo)——船桨。

也。”员恻然曰：“汝父因吾而死，正思报恩，恨无其路。今日幸得相遇，汝歌而见我，意何所须？”对曰：“别无所须也。郑国惧将军兵威，令于国中：‘有能退吴军者，与之分国而治。’臣念先人与将军有仓猝之遇，今欲从将军乞赦郑国。”员乃仰天叹曰：“嗟乎！员得有今日，皆渔丈人所赐，上天苍苍，岂敢忘也！”即日下令解围而去。

渔丈人之子回报郑伯。郑伯大喜，乃以百里之地封之，国人称之为“渔大夫”。至今溱洧^①之间，有丈人村，即所封地也。髯翁有诗云：

密语芦洲隔死生，桡歌强似楚歌声。

三军既散分茅土，不负当时江上情。

伍员既解郑国之围，还军楚境，各路分截守把，大军营于麋地，遣人四出招降楚属，兼访求昭王甚急。

却说申包胥自郢都破后，逃避在夷陵石鼻山中，闻子胥掘墓鞭尸，复求楚王，乃遣人致书于子胥，其略曰：

子故平王之臣，北面事之，今乃僇辱其尸，虽云报仇，不已甚乎？物极必反，子宜速归。不然，胥当践“复楚”之约！

伍员得书，沉吟半晌，乃谓来使曰：“某因军务倥偬^②，不能答书，借汝之口，为我致谢申君：“忠孝不能两全，吾日暮途远，故倒行而逆施耳！”使者回报包胥。

包胥曰：“子胥之灭楚必矣。吾不可坐而待之。”想起楚平王夫人，乃秦哀公之女，楚昭王乃秦之甥，要解楚难，除是求秦，乃昼夜西驰，足踵俱开，步步流血，裂裳而裹之。奔至雍州，来见秦哀公曰：“吴贪如封^③豕，毒如长蛇，久欲荐食^④诸侯，兵自楚始。寡君失守社稷，逃于草莽之间，特命下臣，告急于上国，乞君念甥舅之情，代为兴兵解厄。”秦哀公曰：“秦僻在西陲，兵微将寡，自保不暇，安能为人？”包胥曰：“楚秦连界，楚遭兵而秦不救，吴若灭楚，次将及秦，君之存楚，亦以固秦也。若秦遂有楚国，不

① 溱洧(zhēn wěi)——两条河流，均在今河南省。

② 倥偬(kǒng zǒng)——困苦，急迫。

③ 封——大。

④ 荐食——屡屡吞食。

犹愈于吴乎？倘能抚而存之，不绝其祀，情愿世世北面事秦。”秦哀公意犹未决，曰：“大夫姑就馆驿安下，容孤与群臣商议。”包胥对曰：“寡君越在草莽，未得安居，下臣何敢就馆自便乎？”

时秦哀公沉湎于酒，不恤国事。包胥请命愈急，哀公终不肯发兵。于是，包胥不脱衣冠，立于秦庭之中，昼夜号哭，不绝其声。如此七日七夜，水浆一勺不入其口。哀公闻之，大惊曰：“楚臣之急其君，一至是乎？楚有贤臣如此，吴犹欲灭之；寡人无此贤臣，吴岂能相容哉？”为之流涕，赋《无衣》之诗以旌之。诗曰：

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，与子同仇。

包胥顿首称谢，然后始进壶飧。秦哀公命大将子蒲子虎率车五百乘，从包胥救楚。包胥曰：“吾君在随望救，不啻如大旱之望雨。胥当先往一程，报知寡君。元帅从商谷而东，五日可至襄阳，折而南，即荆门。而胥以楚之余众，自石梁山南来，计不出二月，亦可相会。吴恃其胜，必不为备，军士在外，日久思归，若破其一军，自然瓦解。”子蒲曰：“吾未知路径，必须楚兵为导，大夫不可失期。”

包胥辞了秦帅，星夜至随，来见昭王，言：“臣请得秦兵，已出境矣。”昭王大喜，谓随侯曰：“卜人所言：‘西邻为虎，东邻为肉。’秦在楚之西，而吴在其东，斯言果验矣。”时遽延宋木等，亦收拾余兵，从王于随。子西子期并起随众，一齐进发。秦师屯于襄阳，以待楚师。包胥引子西子期等与秦帅相见。

楚兵先行，秦兵在后，遇夫概之师于沂水，子蒲谓包胥曰：“子率楚师先与吴战，吾当自后会之。”包胥便与夫概交锋。夫概恃勇，看包胥有如无物。约斗十余合，未分胜败。子蒲子虎驱兵大进。夫概望见旗号有“秦”字，大惊曰：“西兵何得至此？”急急收军，已折大半。子西子期等乘胜追逐五十里方止。

夫概奔回郢都，来见吴王，盛称秦兵势锐，不可抵挡。阖闾有惧色。孙武进曰：“兵，凶器，可暂用而不可久也。且楚土地尚广，人心未肯服吴，臣前请王立半胜以抚楚，正虞今日之变耳。为今之计，不如遣使与秦通好，许复楚君；割楚之西鄙，以益吴疆，君亦不为无利也。若久恋楚宫，与之相持，楚人愤而力，吴人骄而惰，加以虎狼之秦，臣未保其万全。”伍员知楚王必不可得，亦以武言为然。阖闾将从之。

伯嚭进曰：“吾兵自离东吴，一路破竹而下，五战拔郢，遂夷楚社。今一遇秦兵，即便班师，何前勇而后怯耶？愿给臣兵一万，必使秦兵片甲不回。如若不胜，甘当军令！”阖闾壮其言，许之。孙武与伍员力止不可交兵，伯嚭不从。引兵出城，两军相遇于军祥，排成阵势。伯嚭望见楚军行列不整，便教鸣鼓，驰车突入，正遇子西，大骂：“汝万死之余，尚望寒灰再热耶？”子西亦骂：“背国叛夫！今日何颜相见？”伯嚭大怒，挺戟直取子西，子西亦挥戈相迎。战不数合，子西诈败而走。伯嚭追之，未及二里，左边沈诸梁一军杀来，右边遽延一军杀来，秦将子蒲子虎引生力军，从中直贯吴阵。三路兵将吴兵截为三处，伯嚭左冲右突，不能得脱。却得伍员兵到，大杀一阵，救出伯嚭。一万军马，所存不上二千人。

伯嚭自囚，入见吴王待罪。孙武谓伍员曰：“伯嚭为人，矜功自任，久后必为吴国之患，不如乘此兵败，以军令斩之。”伍员曰：“彼虽有丧师之罪，然前功不小，况敌在目前，不可斩一大将。”遂奏吴王赦其罪。秦兵直逼郢都，阖闾命夫概同公子山守城，自引大军屯于纪南城，伍员、伯嚭分屯磨城、驴城，以为犄角之势，与秦兵相持；又遣使征兵于唐、蔡。

楚将子西谓子蒲曰：“吴以郢为巢穴，故坚壁相持，若唐蔡更助之，不可敌矣！不若乘间加兵于唐，唐破，则蔡人必惧而自守，吾乃得专力于吴。”子蒲然其计。于是，子蒲同子期分兵一支，袭破唐城，杀唐成公，灭其国。蔡哀公惧，不敢出兵助吴。

却说夫概自恃有破楚之首功，因沂水一败，吴王遂使协守郢都，心中郁郁不乐，及闻吴王与秦相持不决，忽然心动，想道：“吴国之制，兄终弟及，我应嗣位。今王立子波为太子，我不得立矣！乘此大兵出征，国内空虚，私自归国，称王夺位，岂不胜于久后相争乎？”乃引本部军马，偷出郢都东门，渡汉而归，诈称：“阖闾兵败于秦，不知所往，我当次立。”遂自称吴王，使其子扶臧悉众据淮水，以遏吴王之归路。吴世子波与专毅闻变，登城守御，不纳夫概。夫概乃遣使由三江通越，说其进兵，夹攻吴国，事成割五城为谢。

再说阖闾闻秦兵灭唐，大惊，方欲召诸将计议战守之事，忽公子山报到，言：“夫概不知何故，引本部兵私回吴国去了。”伍员曰：“夫概此行，其反必矣。”阖闾曰：“将若之何？”伍员曰：“夫概一勇之夫，不足为虑，所虑者，越人或闻变而动耳。王宜速归，先靖内乱。”阖闾于是留孙武、子胥退守郢都，自与伯嚭以舟师顺流而下。既渡汉水，得太子波告急信，言：“夫

概造反称王，又结连越兵入寇，吴都危在旦夕。”阖闾大惊曰：“不出子胥所料也。”遂遣使往郢都，取回孙武、伍员之兵。一面星夜驰归，沿江传谕将士：“去夫概来归者，复其本位；后到者诛。”淮上之兵，皆倒戈来归。扶臧奔回谷阳。

夫概欲驱民授甲。百姓闻吴王尚在，俱走匿。夫概乃独率本部出战。阖闾问曰：“我以手足相托，何故反叛？”夫概对曰：“汝弑王僚，非反叛耶？”阖闾怒，教伯嚭：“为我擒贼！”战不数合，阖闾麾大军直进。夫概虽勇，争奈众寡不敌，大败而走。扶臧具舟于江，以渡夫概，逃奔宋国去了。阖闾抚定居民，回至吴都，太子波迎接入城，打点拒越之策。

却说孙武得吴王班师之诏，正与伍员商议，忽报：“楚军中有人送书到。”伍员命取书看之，乃申包胥所遣也。书略云：

子君臣据郢三时，而不能定楚，天意不欲亡楚，亦可知矣。子能践“复楚”之言，吾亦欲酬“复楚”之志。朋友之义，相成而不相伤。子不竭吴之威，吾亦不尽秦之力。

伍员以书示孙武曰：“夫吴以数万之众，长驱入楚，焚其宗庙，堕其社稷，鞭死者之尸，处生者之室，自古人臣报仇，未有如此之快者。且秦兵虽败我余军，于我未有大损也。《兵法》：‘见可而进，知难则退。’幸楚未知吾急，可以退矣。”孙武曰：“空退为楚所笑，子何不以半胜为请？”伍员曰：“善。”乃复书曰：

平王逐无罪之子，杀无罪之臣，某实不胜其愤，以至于此。昔齐桓公存邢立卫，秦穆公三置晋君，不贪其土，传诵至今。某虽不才，窃闻兹义。今太子建之子胜，餬口于吴，未有寸土。楚若能归胜，使奉故太子之祀，某敢不退避，以成吾子之志。

申包胥得书，言于子西。子西曰：“封故太子之后，正吾意也。”即遣使迎半胜于吴。沈诸梁谏曰：“太子已废，胜为仇人，奈何养仇以害国乎？”子西曰：“胜匹夫耳！何伤？”竟以楚王之命召之，许封大邑。楚使既发，孙武与伍员遂班师而还。凡楚之府库宝玉，满载以归，又迁楚境户口万家，以实吴空虚之地。

伍员使孙武从水路先行，自己从陆路打从历阳山经过，欲求东皋公报之，其庐舍俱不存矣。再遣使于龙洞山问皇甫讷，亦无踪迹。伍员叹曰：“真高士也！”就其地再拜而去。至昭关，已无楚兵把守，员命毁其关。复